



地下小学

杏 綿 著

地下小学

杏 绵 著

刘 沙 插图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1961年·太原

内 容 提 要

《地下小学》这部小说，是以抗日战争时期的山西农村为背景，描写儿童团员对敌斗争的故事。作品生动地描写了二林、兰花、小六、多头等几个优秀的儿童团员，在敌人占据了村庄以后，他们怎样在党的地下工作者厚成爷的领导下，团结了全村儿童，英勇机智地对敌人展开了一系列的斗争。他们突破了重重困难，秘密地组织了地下抗日小学。他们不畏艰险地做了许多抗日工作，协助游击队探听敌情，送情报，贴捷报。后来因冒险拯救抗日小学的杨老师而被捕，但在敌人的严刑审讯下，他们始终不屈服。最后，在游击队的胜利袭击下，终于获得了自由。

这部作品，是对少年儿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良好读物，对培养新一代儿童爱学习、爱劳动、敬爱老师等优美品德，也很有教育意义。

目 錄

題外的話.....	1
一 敵人的布告.....	9
二 第一個回合.....	17
三 厚成爺.....	26
四 新的決定.....	34
五 大鬧課堂.....	44
六 宣誓.....	54
七 教訓教訓他.....	62
八 第一次上日文.....	70
九 商量商量.....	77
十 哈巴狗父子.....	86
十一 偶然聽到的消息.....	93
十二 新的嘗試.....	106

十三	珍貴的信件.....	111
十四	一張捷報.....	116
十五	激動人心的一天.....	124
十六	哈巴狗滾蛋了.....	130
十七	在刑場上.....	138
十八	錯誤的決定.....	148
十九	考驗.....	154
二十	獄中測驗.....	163
二十一	我們勝利了.....	173

題 外 的 話

亲爱的小朋友們，我想給你們講个故事，不，不是故事，而是我的一段亲身經歷。是我在我們村当小学生时的事情。那时候我們的生活真是又惊险又紧张，現在的小朋友，恐怕連想象也想象不出來。

这事說起来話就長了，首先必須把我們村子的情况交待交待。

我們村叫张家庄，村子的西面是重重迭迭的山峰；村子的东面是大平原。住在平原上的人們，得抬起头才能看見我們的村子。所以，象大王庄的人到我們村的时候，叫做上山；而西面杜村的人，得低下头才能看見我們村，他們到我們村来，又叫做下山。总之一句話，我們村是个半山区。

我們村共有百十多戶人家，是个穷苦村子，全村除了张富貴一家地主和几戶中农以外，其余都是张富貴的佃戶。我們村自古以来就沒有学校，张富貴和他的儿子都是从小就在籬头鎮上学。我家是张富貴的佃戶，自然，我是上不起学的了。

我在十岁以前，除了割草拾柴以外，就知道赤着脚，光着膀，滿街跑来跑去。可是在我十二岁那年，我們村里来了八路軍。八路軍一来，我們就成立了抗日儿童团，我当了儿童团长。不久，村里又成立了抗日小学校。嗨！我和我的小伙伴们也拿上书本走进学校，坐在教室里当起学生来了。我那个神气劲呀，嗨！媽看了都笑着說：“二柱子，媽都不認識你了。”

抗日政府給我們派来的教員叫楊志剛，他是个二十来岁的年輕人，从外表上看起来，跟我們村的年輕农民没什么两样，中等个子，长圓脸儿，穿着一身粗布衣服，头上包着块白毛巾。实际上他是个很有本事的人，他不光教我們念书，还教我們唱歌、跳舞、作宣传哩。他是我們的老师，又是我們儿童团的指导員。他待我們可亲哩，每逢刮大风、下大雨，总是要亲自接送小同学。一有空就到学生家里去訪問，了解各家的情况。那时候我們家里的生活很困难，楊老师就利用課余時間，領我們上山割草、打柴，在村边上开荒种地。搞生产换来的錢就給我們买书，买鉛笔和紙。这么好的老师，不要說我們儿童了，就連大人們也都很喜欢他。

那时候，日本鬼子住在县城，县城在东边平原上，离我們村有二十多里路。抗日根据地在我們村西边的山里，敌人到根据地去扫蕩就要路过我們村，返回来也要路过我們村。一到这时候，我們抗日小学就只好停課。后来，楊老师想出了个好办法：每逢敌人“扫蕩”的时候，就帶我們

到北山坡去上課，北山坡地勢高，看得遠，敵人來了很快就能躲開。這麼一來，儘管敵人每年要“掃蕩”幾回，我們的学习可一點也沒耽誤。

一九四二年春天，在我初小快畢業的那年，我們剛剛開學不久，城里忽然集中了很多鬼子兵，看樣子又要向根據地“掃蕩”了，不幾天敵人就占了蘆頭鎮，過了五六天，又占了大王莊，情況一天比一天緊，雞毛信不斷傳來。我們的課堂又從學校搬到山坡上了。

一天下午，我們正在北山坡上課，我哥哥忽然匆匆忙忙跑來找楊老師，要他馬上回村去開會，說有要緊事情。楊老師對我說：

“張二柱，你帶領大家溫習功課，太陽落山以後就回家。”說完他就和哥哥走了。

楊老師走后，我忙派多頭回村去探聽消息，萬一有新情況，好和我們聯系。

多頭是我們四年級最小的一個同學，今年十三歲。他最大的特點是腳靈手快眼兒尖，村子里發生什麼事情，他都最先知道，是兒童團公認的偵察員，同學們給他起的外號叫順風耳。

順風耳多頭走了以後，一直沒回來。傍晚，我剛回到家里，多頭就跑來告我說楊老師要參軍走了。這消息象一聲晴天霹靂打在我身上，我撒腿就往學校里跑，一口氣跑進學校，撞進楊老師的宿舍，只見楊老師正在整理文件，他見我進來，忙說道：

“二柱你来了，我正想找你哩，上级有指示，我今天晚上就要走了。”

我问：“上哪儿去？”

杨老师说：“我现在还不知道。”他的神气又紧张又严肃，记得他还对我说敌人占了大王庄以后，正在修碉堡。敌人这回不是“扫荡”一下就走，是要长期驻扎，占一个地方，安一个钉子，企图蚕食抗日根据地，彻底摧毁抗日政权。敌人占了篱头镇和大王庄以后，整天搜查村里的抗日干部，已经有些干部被敌人杀害了。他还说一两天内，敌人可能包围张家庄，也许要扎据点。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损失，上级决定村里的主要干部和骨干民兵暂时都撤走，武装起来和敌人斗争。……他还谈了些什么，我已经记不清了，当时我的脑子混乱极了，眼泪不由得顺着脸颊流下来。

• 杨老师一边整理文件，一边安慰我道：“不要难过，我还会回来的。”

说到这里，忽然跑进一群孩子，兰花、小六、多头、根望他们一大群都来了，站下满满一屋子。进屋就嚷：

“杨老师，我们和你一块参军去！”

杨老师微笑着站起来看看孩子们说：“不行呵，你们还不够参军年龄。”

小六不服气地嚷道：“怎么不行，八路军里也有我们这么大的！”

杨老师说：“有也是个别的。你们眼前的任务是学

习，等学好了，长大了再参军也不迟嘛。”

“到那时候日本鬼子早叫你们打跑了！”

楊老师说：“日本鬼子跑了，你们就建设新中国嘛，建设的任务可不简单呵，我不是给你们讲过苏联吗，苏联就是咱们的榜样。将来咱们也要盖楼房，点电灯，开上拖拉机种地。你们要是不好好学习，到那时候，两眼黑乎乎的什么也不懂，什么也不会干，那可不像话呀！”楊老师把小六拉到身边说，“小六你更应该注意学习，你别的方面都很好，抗日工作搞的呱呱叫，就是学习差劲。”

小六是我们儿童团的一个中队长，也是四年级学生，比我小一岁，今年刚好十四。圆敦敦的个子，虎里虎气的模样，是个很能干的小家伙。

楊老师叮嘱完小六，接着又对兰花说：“兰花，你的学习比小六好，你在学习方面应该多帮助小六。你们两个都是儿童团的干部，应该团结起来，把儿童团的工作作好。”

兰花也是儿童团的一个中队长，和小六同年級，同年龄，两个人就是合不到一起。今天下午还闹了一架呢！

楊老师一个一个的嘱咐我们，嘱咐了这个，又安慰那个。正说着，村长进来找楊老师谈问题，我们只好出来。一出校门，迎头碰上厚成爷，他顾不得和我们说话，直奔进学校去了。

厚成爷和我们学校的关系很密切，平素经常到学校来。他不是校长，不是老师，不是村干部，他只是一个普

通的老大爷，他虽然连自己的名字也不认识，可是特别关心我们的学习。他对我们学校可好啦，窗户破了给糊上，凳子坏了给修理……什么事都干。

这时，村子里乱糟糟的很紧张，有的人拉着牲口背着包袱走了，有的人正在埋粮食，堵大门……

我想哥哥一定也要走，他是民兵队长，村里的大红人，不走怎么成呢。想到这里，我急忙往家跑，一进门，就见妈妈正给哥哥收拾行李，哥哥蹲在灶堂旁边烧文件。看样子，哥哥已经准备动身了。

妈一边收拾行李，一边流着泪嘱咐哥哥：“大柱，给你在包袱里放了双新鞋，别丢了。”一会儿又说，“大柱，针和线装到你夹袄口袋里了，衣服破了就自己缝缝。”

我们刚吃完晚饭，杨老师走进来了，他头上缠着块白毛巾，穿一身青布衣裤，在油灯下，显得更年轻更神气了。他背上背着行李，手里拿着一包东西和一个木头牌子，牌子上写着“张家庄抗日小学校”几个字。这牌子从前是挂在学校门口的，开始反“扫荡”以后，我摘下来放到杨老师宿舍的天花板上了。现在，杨老师又把它拿出来了。杨老师把行李放在炕上，把牌子 and 一包东西递给我说：“这是我们学校的文件和牌子，放在学校里不保险，你把它坚壁起来吧。”杨老师用他那坚定明亮的眼睛望着我说：“我本来想在临走前和你们儿童团的干部开个会，安排一下今后的工作，现在来不及了。你告诉同学们吧，抗

日課本要保存好，等我回來還要學習。我走了以後，你們還要和我在的時候一樣，作好抗日工作。不要聽敵人的話，不要上敵人的當，作個真正的抗日兒童團員，但是作事要細心，不要輕易暴露兒童團的組織。”

我兩眼一眨不眨地望着楊老師，把楊老師的話牢牢記在心裡，頓時覺得渾身都增加了力氣。

這時候，村長忽然進來了，村長看見我們已經吃過飯，說道：

“大嫂子，還舍不得放兒子走嗎？”

媽說：“日本人逼到家門上來了，舍不得也得舍呀！他大叔，你怎麼不乘早走哇？”

村長說：“村里還有些事情沒辦完，明天下午我就走。”他轉過臉來對楊老師和哥哥說，“時間到了，你們快走吧，大家都在村外等你們哩。”

楊老師和哥哥立刻背起行李。媽急忙拿了幾個窩窩頭，給他倆裝到口袋裏。

我問楊老師還有什麼話對我說。

楊老師說：“一時也想不起什麼了，我不在的時候，學校裏的事情全靠給你了，你要和蘭花、小六他們多商量。”

我點點頭。

我們把楊老師和哥哥送到村口，一直望着他們的影子消失在月光中，才慢慢轉回村來。

回家以後，我在灶堂旁邊挖了個坑，坑裏鋪了些柴

禾，把文件和抗日小学牌子坚壁到里边。

第二天一早，敌人来到我們村，我和媽一听见敌情信号，就立即跑到紅石沟姨姨家躲避。誰知一到姨姨家我就病倒了，直躺了一个多月才起炕。

这期间，我每天听到的都是坏消息。敌人占了我們村不久，就占了我們村西边的曲河村，隔了六七天，又占了曲河西边的郝坡村。敌人一步一步伸向了山里的抗日根据地。

等我病好了以后，听说乡亲们都已回村，我和媽也就回了家。

以上是我开始讲故事前，需要交待的情况，下面才是我要讲的故事。

一 敵人的布告

离开张家庄有一个多月了，我真想立刻跑回家去，看看学校，看看同学们。可是当我翻过北山头，站在山坡上向家乡了望的时候，一眼看见的就是村东边那个碉堡，它活象个大怪物，竖立在那儿，监视着全村，监视着四野。敌人糟蹋了我可爱的家乡！仇恨的火立刻升上心头，我咬着牙，低着头，向村子走去。

村子里寂静无声，听不见鸡犬的啼叫，也看不见孩子们跑跳，一个生气勃勃的村子，忽然变成死气沉沉的了。

家里也被拾翻的乱七八糟，盆盆罐罐倒的倒，翻的翻，破布烂棉花扔下一地，妈一边拾掇一边唠叨：“这些该杀的，下辈子不得好转生！”

我正帮妈整理东西，小六来了，他一进屋就气鼓鼓地说：

“我早就等着你回来哩。你看咱们这村子成了什么样啦？！街上跑的叫的，不是鬼子就是伪军。村长也牺牲了。”

“村长牺牲了？！”我和妈都被这消息惊愣了。

小六說：“鬼子来的那天早上，村长只顧招呼別人撤退，耽誤了時間，自己沒跑出去，被鬼子捉住活活叫狼狗咬死了。”說到这儿，小六的眼圈紅了，說不下去了。停了一会儿他才又說，“村长死的不明，敌人刚来，怎么就知道他是村长呢？人們都猜疑是张富貴出的坏，敌人来的那天，张富貴一家就沒往出跑，村长被捕的时候他也在場。敌人一来他就带头成立起維持会，又赶着人們給鬼子修碉堡，这家伙坏透咧！”

我問：“兰花和大嬸哩？”

小六說：“都在家。村长被捕的时候，兰花还护着她爹，死拉活拉想拦下，鬼子一脚就把她踢开了。她沒哭，两眼一眨不眨地盯着鬼子把她爹帶到张富貴家东院去了。”

村长就是兰花她爹。村长牺牲了！兰花一家有多难过呢！我对小六說：“咱們去看看兰花吧。”

小六擦干眼泪，轉过臉去說：“不，我不去。”

小六和兰花工作都很好，就是脾气合不来，常常鬧别扭，在楊老师走的那天还吵了一架。

那天我們在山坡上溫习功課，小六无心看书，他端起身上挎的木头盒子枪，对着山上的树木瞄准，嘴里还喊着“叭叭”的枪声。我看見了，对他挤挤眼，讓他放下枪看书。可是隔不了十分鐘他又端起枪来。后来，他根本坐不住了就对我說：

“咱們作軍事演习吧，学会了打仗，好打日本鬼子。”

還沒等我回答，兰花接嘴道：“你就愿意打仗就不愿意学习！”兰花最看不惯小六这一点。

小六把脖子一擰說：“好，你反对打仗！你反对八路军？！”

兰花也是个有理不讓人的姑娘，也頂他道：“你是八路军？楊老师叫你学习，你为什么要打仗？你还是中队长哩，自己不好好学习，还扰乱別人，應該把你的枪沒收了！”

一說沒收武器，小六就火了，正要跳脚，我赶快把他拉到一边去。

过了一会儿，刮起西北风来，这时正是二月天气，有些同学穿的又单薄，我們就找了个破窑洞去避风。轉移时，小六把书丢了，兰花拾起来，举在頭頂上搖晃着說：

“誰的书？”她帶着滿脸嘲笑的神气看了小六一眼又說：

“沒有人要我就交給楊老师去啦！”小六摸摸口袋沒了书，立刻漲紅了脸，跳过去喊道：“把书拿来！”兰花把书藏在背后說：“喲，原来是你的书，你这个学生，怎么把书丢在地上就跑啦？打仗去呀？”小六也不答話，跳起来劈手就夺书，只听“哧”一声响，把书撕了好几頁。小六一看有了台阶下，把书往地上一扔說：

“你賠！”

兰花見撕了书，一时也楞住了，正不知如何是好，小六却一把抓住兰花，端起木头盒子枪，逼住她說：

“賠书来！不賠你别想走！”

兰花一見小六这样强硬，也火了：“賠！賠你坐着还沒時間哩！那是你自己撕的，不怪我。”当时我正招呼小同學們去窑洞里烤火，听同學們說他倆在吵架，赶快跑来批評了他們几句，才把他們拉开。我还没顧上把这件事告訴楊老师，楊老师就走了，所以他倆的事情，直到現在还没解决。

我正要劝他和兰花和解，小六却轉了話題說：

“村里成了这样，我不能在家待了，咱們上西山去找八路軍吧，要不就过黄河去延安。”

我一边拉着小六往外走，一边說：“走，咱們先去看看兰花，你們俩个也该和解啦，这时候你不应该再和她鬧意見。参军的事咱們再商量。你爹不是不叫去嗎？”小六他爹是八路軍的一个排长，小六早就要跟他爹去当兵，他爹嫌他小不带他。

这时小六坚决地說：“不叫去也得去。你要不走，我就自己走。”

正說着，多头迎面跑过来，跑到近前，压低声音對我們說：“二柱子，你可回来了，刚才維持会在咱們学校門口貼了一张布告，叫全村七岁至十五岁的孩子都去上新民小学，明天就去，你看怎么办？”

我一听这消息就楞住了，我問：“上什么新民小学？”

多头說：“就是新民小学唄！哎呀，你什么都不懂！人家张富貴又派人粉涮学校，又找木匠作了新桌椅。前天